

小冯与她的徒弟们

□南京 明前茶

在实习护士准备下针的那一刻,63床的姜老太太猛力抽回了手,像一条滑溜的鲛鱼。她往后一靠,嚷嚷:“叫小冯来!叫小冯来!我这九期化疗下来,本来皮肤上能下针的血管就找不出几根来了,别给你糟践了!”

实习护士听得脸红一阵又白一阵的:“您怎么能这样讲话?谁不是从生疏练到熟练的?”

姜老太太拉下脸来说:“我都83岁了,还给你练针?你这孩子话说得让人糟心不?就凭你只知道弯着腰下针,就晓得你技术不行!”

双方正斗嘴呢,忽听一连串脚步声从走廊尽头刮过来,姜老太太如释重负:“小冯来了!孩子们,你们都学着点吧!”

核对患者姓名、医嘱、报出剂名,小冯含笑安慰姜老太太,“来来来,当年的女拖拉机手,也是巾帼英雄,还能怕扎针这点小事!”只见小冯立刻半跪下来,用大拇指和中指以尽量柔和的节奏,轻弹老太太的手背,她一面轻弹一面讲解:“病人化疗时间长了,血管都硬了、脆了,手背上都是淤青啊,轻弹这个动作,多少可

以让血管鼓起来一点。”实习护士们也弯腰来看,小冯让她们蹲下来:“下针时,咱们的眼睛要低于病人的扎针处一公分,这样,眼光可以贴着病人的血管走,血管周围的皮肤、肌肉和皮下脂肪,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接着,她凝神屏气地下针了,小姑娘们看到,针从两段淤青中间经过,一针见血。姜老太太的神情立刻松弛下来,带教小冯见老太太刚才燥热得脱了半边衣袖,赶紧说:“姜老师,帮您把条纹家居服穿上吧,别着凉了!”拖着吊瓶,小冯也能帮病人穿上病号服,将那吊瓶从衣袖里缓缓穿进去,一会儿,就哄得姜老太太安静得像一尊佛了。

出了63床的病房,实习护士们一走到病人的视线之外,一个个都在敲着自己的酸痛颈肩,刚才挨了姜老太太一顿训的小魏说:“扎针扎得都快落枕了,病人还不满意!冯老师,你是怎么样攒出这一汪好脾气的?”

小冯说,多听听病人的故事,下针,就不会那么机械化了。比如,这个姜老太太,当年是女拖拉机手,35岁那年,因为不要命地开

拖拉机犁地,被当作工农兵学员推荐上了大学,从此留在大学实验室工作了整整20年。一个之前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乡村妇女,5年,囫囵吞枣把化学系的基本原理都搞熟了,能管起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,管了20年,一点破绽都没有,是不是相当传奇?姜老太太第一次化疗,我就是她的管床护士,刚开始,我也会回嘴,觉得她难伺候,让护士长派别人去管她的床。后来我一想,她那不一般的硬脾气,可能就是她能考上重点大学退休金的原因……毕竟,在田野上晒晕了,醒过来就要爬上拖拉机干活的人,是值得尊敬的。

实习护士们都不言语了,此时此刻,一抹斜阳照着她们水蜜桃一样的脸,每一根汗毛都在释放温柔的光。小冯挨个打量自己的徒弟们,在她们的脸上,忐忑有之,疲惫有之,斩钉截铁的的决心有之,那些混杂着的复杂情绪,让小冯看到了自己青涩的过往。还说什么,孩子们,都去努力吧,终有一天,你们也会遇到一个像姜老太太一样难讲话又依恋你的病人,给你的职业生涯激一瓢凉水,淬一次火。

叶子举向蔚蓝。远处的山,葱葱郁郁、浓浓淡淡,成了一片绿色汪洋,牛儿们在一个山坡上正吃着草,而那小村庄,有绿色做底色,更显幽静与神秘。

“蝉鸣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初夏的鸟鸣声此起彼伏,时而婉转低语,时而引吭高歌。几只幼雏站在尚未破壳的蛋上,展开双翅迎接初夏早晨的风,小小的勇士只是站了上去便又滑了下来,缩在鸟巢中。而鸟妈妈趁着早晨飞出后,一会儿又飞回来,送着找寻到的虫子,小鸟们仰着头,张着嘴,叽叽喳喳争抢着鸟妈妈嘴里的食物。

阳光、鲜花、田野、鸟鸣、新生,共同组成一个夏天的早晨。美的是初夏的早晨吗?并不是。

美的是生命,是季节轮回后,释放出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旺盛的生命力。

会,又给动手能力欠佳的孩子上了一课。

大自然是最深邃的智者,总是在不经意间带来深刻的启迪。即使是玩户外水桶,也是能悟出物理原理的。旋开出水口,水线如游丝般细小,先生冲着孩子戏言,“让我来给你变个小魔术”,只见他拨开水桶顶上的气阀,原本如游丝般的矿泉水便喷涌而出。孩子惊呆了,直呼“爸爸威武”,而这不过是大气压强的原理罢了。

入夜之后,孩子们终于安静下来,我们躺在帐篷里悠闲地观赏夏夜星空。远离了城市,郊外的夜空里繁星如织,在星星点点之间寻觅到了形若勺子的北斗七星,还有那颗闪亮的北极星。和孩子一起辨星识方向,别有一番乐趣。

在露营的日子里,孩子沉浸在山水之间,将电子产品抛之脑后,也远离了培优班,这才是童年应有的模样。

不费力的温暖

□如东 小羊

当我还是村花儿的时候,沈二候拎着两瓶白酒来我家提亲,我看不上他,嫌弃他眼睛像铜铃,一个抵我三个大。那时不知是包装产业不够发达,还是他为了省钱买了简易版的,两个酒瓶用粉红色的塑料丝从瓶子下半段绕一圈到瓶颈,再绕一圈拉至两瓶之间,上下一网抽紧,就算包装完成。半路上塑料丝散掉了,我不具备扎瓶技术,只好一手抓着一瓶送到他家,这两瓶白酒原路返回,终点又回到了起点。

这事搁下多年不再被提起,聚会时,我和他专心吃菜喝酒,仿佛同时忘了那个插曲。

偶然,我踏进一家白酒车间,仿佛是梦幻,看到蓝色的工作服裹着矫健的沈二候,将原料称重、清除杂质,他指尖的力量似乎能够撬动肩膀,侧身回眸似莲花绽放,传送带停下,满是原料的漏斗无法放尽细碎,他扬起手,手臂空中划过美妙的弧度,掂起脚尖清理,像空中飞翔的天鹅,我片刻狂喜,因为天鹅追求过我。他和同事们把主料、辅料浸泡,关慢火……我喊了他一声,没有回应。我记得他喝过酒头、酒尾,原本是作为液态法白酒的增香调味剂使用,他说喝着感到罪过,好东西享受得太多了。于是联系他,描述我眼前浮现的一切,他笑得很得意。

纯粮食酿造把我抛入酱香的世界,粮食与阳光雨露对话,与大地对话获得生长的力量,我的味觉与白酒对话,回忆村花儿的骄傲和沈二候的手足无措。

当年的爱情不成,没有鲜花巧克力的帮衬,就凭一张嘴,持续讲

阳台

□安徽巢湖 方华

那段时间闲在家,每日清晨,见妻子上班、儿子上学出门后,母亲就走到阳台,在那晃动身子。我心想,母亲年岁大了,不用我们讲,也自己注意锻炼保养身体了。

母亲就那么轻轻地扭晃着身子,毕竟是古稀之人,扭扭脖子晃晃腰活动筋骨也就够了。有时见母亲停下来,站在那不动,或侧着身子或扭着头专注地看着外面。因为阳台下面就是喧嚣的大街,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活生生的情景剧,怕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吸引了母亲的目光吧?

冬去春来、夏往秋至,发现母亲一直坚持在阳台上晃动身子。偶与妻子提起,笑道,“这人上了岁数,生怕身体不行呢。”

那天,见母亲在阳台上身子倾斜的幅度越来越大,头也老是歪着伸向一边。如是几天,就过去问母亲:你在干什么呢?母亲皱着眉头,说:真想砍了这棵树!

我吃了一惊,认真地瞧了一眼阳台前的那棵大樟树,枝繁叶茂的。就疑惑地问母亲:这满眼的绿色多好,夏天遮阴,冬天挡风,干吗要砍它呢?母亲说:它越长越大,挡了我的视线,看不清对面的

故事也存下了友情。沈二候讲述时,铜铃般的眼睛随情节起伏忽大忽小、明亮灵活,他很动情,唾沫飞溅,有几点星子落到我的鼻尖上,我嗅了嗅,没有擦,怕影响这浓密的气场。

我品尝过了72度的原浆酒,靠近嘴唇,香气柔和地逼来;进入口中时,绵甜自然,经过喉咙有一种火球滚下辣辣的灼热感,这与辣椒的辣不同,辣椒是干辣、没有余地的辣,原浆的辣是绵柔的辣,顺喉的辣,有灵魂的辣,瞬间即逝。血管的扩张感也立即还原。

也许我的表达不够准确,沈二候曾讲过,原浆酒指粮食通过曲发酵成酒,是完全不勾调的原始酒液。它的度数比较高,在喝原浆酒的时候不要喝太多,这种酒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度数可言,因为酿造出来极不稳定,每次酿造的结果都不相同,每次取出来酒的度数都不固定,因此无法标定度数,只能有个范围值。人们常说原浆酒没有确切度数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了,在车间的杯中酒,单次取出还是可以确定度数的。如果就餐能够喝到原浆酒,那么,尽量捂住杯口,减少挥发,因为它度数高挥发得会很快。每当听到他的学问,我就觉得生命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,后悔当初退回了那两瓶白酒。是的,是两瓶,是双沟大曲。

千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雨,而我家村东头的沈二候与白酒车间的青年却幻化同形。酿酒文明,它不言,千年未曾流断,我沉浸其中;双沟大曲,它未语,二十年不曾忘怀,有种不费力的温暖。

五月的一个早上

□南京 陈思

五月,阳光透过叶的缝隙碎在地上,一群女子穿着美丽的裙子,在初夏微风的吹拂下,在茶园里走着、唱着,快乐地采着茶叶,朝日如金丝在茶叶的海洋中交织着。

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初夏的玫瑰和月季花总是开得快的,一朵接着一朵,密密匝匝、层层叠叠的花朵,缀满枝蔓、垂悬开满院墙,一根蔷薇藤仿佛一架绿叶红花的卷帘,更有数不清的花朵翻越院墙和栅栏,伸出墙外摇曳。一只蝴蝶在风的洗礼中唱着赞颂的歌,它不停在花的周围飞舞。我们似乎听见它们的嬉闹与欢歌,这一幕,热闹了初夏的一个早上。

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初夏的农田里,传来欢乐的歌声,已到了早稻的插秧季。一清早,农民们在欢歌声中拔秧,男女们把

一缕缕秧苗拔起,凑齐一把后,理理顺,在秧田里洗洗,用草扎好,挑着秧苗顺着田埂走到秧田,使出巧劲将秧苗抛进水田。栽秧的男女拿起秧苗,弯着腰,头几乎不抬。手不停上下忙碌栽秧,腿快速向后退,不一会儿,一个个匀称的青色小方格在水田里蔓延开,微风一吹,秧苗轻晃。初夏早晨,这成了田野上最生动的诗。

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”初夏的一个早上,当你推开窗,是否被铺天盖地的绿色打动了?绿树繁茂,绿草如茵,还有那绿得望不到边的麦田,绿色已在初夏统领着大自然。此时,高大,是法国梧桐的替身,一片片宽大的叶子向四周伸展;挺拔修长是水杉树的代言,它们已换上了整齐的绿装,霸气登场;一些低矮的灌木丛,也有宏大的理想,极力将每片

大自然的奥秘

□四川南充 蒋媛媛

微风不燥,气温宜人,寻了一个周末,带孩子到近郊露营。自从喜欢上露营后,我们的足迹已踏遍近郊各个野生露营地。

本次的露营地位于东郊的小溪旁,入夏之后,亲水游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方式。抓鱼虾、搬螃蟹、摸螺蛳,这些原本属于80后的童年乐事在这里重现。一到溪边,孩子们就如脱缰的野马,扛起水枪一溜烟地冲进了小溪,紧接着,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嬉闹声,回荡在溪谷之间。

我便将天幕搭建在一棵树下。午餐时,一阵风儿吹过,天幕上传来紧锣密鼓的“咚咚”声,孩子一探究竟,惊喜地发现落在天幕上的竟是大小不一的桑葚。我这才发现,我们的头顶竟然是一棵桑树。眼前这棵桑树与平日常见的低矮果桑树大不相同,它高约6米,树干粗壮,枝繁叶茂,看起来年代颇为久远。孩子一把把桑葚

塞进嘴里,兴奋地说:“快来享受来自大自然的馈赠!”而我看到桑果“瓜熟”落地,想起牛顿就是在苹果树下发现了万有引力,于是自然而然地给孩子科普起了万有引力。

“妈妈,你看那边还有鹅呢。”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,只见几只大白鹅正畅游于溪水中,水面上荡起了层层涟漪,周围的青山倒映在水中,也随之起伏飘动。“白毛浮绿水,红掌拨清波”,孩子见状,情不自禁吟诵起了那首耳熟能详的诗歌。

“走,去抓虾了。”同行的小朋友自制起了捕虾器,他将矿泉水瓶拦腰切成上下两段,在瓶底放上螺蛳肉,再将瓶口朝下重叠起来,就这样,一个简易的捕虾器制作成功。其实,我对捕虾器是持怀疑态度的,却没有想到傍晚时竟然捕获了两只晶莹剔透的河虾。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”,借此机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0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